

「錦織」

文散的敏子談一

青項•

子敏的散文總是這麼流暢，這麼白話；假如子敏的散文是完成在胡適先生的五四時代，在胡先生高喊「文學大衆化」的旗幟之下，子敏必然是一名最切實最驍勇的戰將了——他這一手純粹而流暢的白話文，該使一切艱深聳牙的文言文支持者，不戰而降。只是，五四運動到現在已隔半個世紀了，大家尤其不必在文學形式上再求什麼解放。何況，子敏決不像個斬將塞旗的刀筆作家，他倒更像一個和藹蘊藉的現代儒生。

看過「書評書目」的信箱欄介紹了「小太陽」，經過書店時便特爲的找來翻看一下。看了序言，又看完第一篇的「一間房的家」，頗爲感動；公共汽車來了，依依不忍放下。「一

「文再看了一遍，盤算著下個月如何買下這本書。」

看過子敏先生的散文，使人想到英國詩人「華滋華斯」。英國某文評家說他是 Simple in diction, Plain in style——簡單的詞藻，平實的文體——這句話同時也可以套用來形容子敏的散文。不同的是「華滋華斯」以簡單的文句寫大自然，寫田園詩，而子敏用來寫甜蜜的的家庭，寫妻子兒女。子敏的身邊大小事，就是他自己的大自然，自己的田園。

子敏的散文是「涓涓流水」型的，不是長江大浪的氣勢磅礴；是「苦口婆心」型的，不是尖銳的高聲怒吼。「在月光下織錦」（純文學出版的子敏第三本散文集）裏，有一篇叫「燒開水」——燒開水很可以拿來形容他特殊的散文風格。他做的是一件最普通最平實的東西，可是，他作出來就是有那麼一點別致，一點不同；你看他儘寫一些「無聊事」，可是讀起來不會無聊。他專寫一些身邊瑣事，像母親廚房裏的柴米油鹽——可是這些平凡的東西，作出來的幾道菜却不難吃。

或者，關鍵就在這麼一點點「調配的工夫」吧——比如他這樣耐心、細心、用心的運用文字的「火候」。

「我寫作，像古代的「織錦人」，細心、認真，心中充滿了喜悅。：月出而作，月入而息。」（自序，頁3）而子敏先生織出來的錦，不是一片很耀目的五彩屏風，是一幅比較耐人尋味的黑白山水。

樸素型的散文不一定篇篇都感人，一下子疏忽就會變成無味且細碎繁瑣；否則，這一類散文寫的人何止千千万萬，也不會只少數成功如朱自清一兩人了。余光中先生曾有一篇批評散文的文章叫「剪散文的辮子」：他認為一篇好散文，流利是太起碼的條件了：『：他們的散文洗得乾乾淨淨的，毫無毛病，也毫無引人入勝的地方。由於太乾淨，這類散文既無變化

多姿起伏有致的節奏，也無獨創的句法和新穎的字彙……」（逍遙遊，頁三十五）

如果子敏不是拿「織錦」的心情在寫散文的話，他的作品很可能就要流於「白開水似的散文」——淡而無味了。他的苦心，可以在三本散文集中，加得過多的引號上看出來。他多麼想把句子的陳腐意義，化腐朽為神奇；他多麼花心思，想使詞與詞之間，有更新鮮的解釋與安排。但引號太多了，像「在月光下織錦」裏：

——畫花的那「藍」色，是「颶風眼」裏的天空那種「突來的寂靜」的藍，給人一種「深遠」的感覺。（二十五頁，藍色的花）

——中國人相信月亮是「有情」的：，（四十八頁，中國的月亮）

——雖然使我「因此」不能看風景，但是也「因此」使我獲得了「樹影」。（六十九頁，樹影）

以上這些，是隨手抄舉的，決不是故意挑他引號的毛病。翻開書頁，一眼望去，「角角」特別多的幾頁——果然頗有「織布」的圖案。

子敏那種流露在作品中的樸素，敦厚的氣息，流暢之中，很有中國典型書生的溫柔蘊藉。讀者能在無形中感覺他不但是好脾氣的父親，更兼和藹體貼的丈夫，親切隨和的同事。

楊振聲先生說朱自清的散文是：『風華從樸素出來，幽默從忠厚出來，腴厚從平淡出來』（朱自清先生與現代散文）。從「小太陽」一系列的散文，我們可以看到相似的風格。子敏先生在繞了又繞的文字之中，是如何的想表達出很條理很一貫的意思——換句話說，他極苦口婆心的在表達「很健康」的思想。我說「很健康」並沒有取笑的意思，但我們盼望他慢慢能寫出比健康更深沉，比敘事更「文學」的東西來。